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二年春正月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上謂宰相曰夫設科取士之門最爲捷要然而近年籍滿萬餘人得無濫進者乎已已詔自今諸科並合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爲姦者寘之於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試不考而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復貼經

上覽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奏章有不聯名者謂宰

相曰當官共事須協心從長且條陳利害動輒變改今不聯名此必任其獨見未爲允當也二月戊寅下詔戒之

丙戌上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于契丹馮道趙瑩位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敵人貪婪陷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歎惋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灑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二國之權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爲憚也及道回有詩曰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鄣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上然之

已未上御崇政殿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
等百七十九人庚申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
及第唱名自此始此據登科記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
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
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
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爲有私也皆罷之青州人
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踰冠自言通誦五經文注上厯
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綠袍銀帶
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尙有遺材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上
元洪湛等七十六人癸亥得諸科三百二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丙子復置明法科分周易尙書各爲一科附以
論語孝經爾雅三小經毛詩專爲一科明法亦附三小

經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又以鎖廳求試者率多
繆濫始合諸道州府自今擇才學優茂而歷官無過者
乃舉之仍先奏俟報是日召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三司
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
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
自是每歲皆然賞花釣魚曲宴始于是也

雍熙元年三月

此據會要賞花賦詩已見

五月庚午中書門下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
歸闕責其後效上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
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
家身不正則家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
離間豈能致敦敘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

瓊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禋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巉嶮若小得志卽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

選舉志言詔從其請蓋誤也

六月己卯詔兩街供奉僧于內殿建道場上謂宰相曰今茲夏麥豐稔比聞歲熟則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災患故令設此未必便能獲佑且表朕勤禱之意云

丙戌命右諫議大夫劉保勳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與判吏部流內銓王祐同就尙書省以新及第進士諸科名次先後鄉里遠近之便注擬自是爲定

例

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甚凶遣使振貸果有

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如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鼎州言江水溢害稼

八月庚辰上謂宰相曰朕于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比分遣使臣按巡諸道蓋慮或有寃滯耳因思新及第進士爲司理參軍彼于法律固未精習宜令諸州長吏視其不勝任者于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癸巳上謂宰相曰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如晉漢兩朝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率斂縣中官吏歲有年常之求鎮將

人員時為乞索之局鄉胥里長更迭往來嗷嗷蒸民何
所告懇欲望天道順和其可得乎近年以來頗革此弊
臣僚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返朴亦可謂之小康
矣每念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
兩稅亦不忍催督而况非理誅剝乎宋琪等對曰陛下
恤民求理取鑑晉漢寔天下幸甚會要十一月有戒官
吏乞取錢物年常節

儀酒肉米麪等詔委轉運使與
長吏采訪聞奏仍附十一月末

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
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龍川別志言太
宗將立元佐為

嗣元佐堅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是遂廢故當時以為狂
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于

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在
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

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固不緣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
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敗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

蓋得其實也 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

過庭往往彎弓射之上誨甚厲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

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庚戌重陽召

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

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

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遲明烟焰

未止上意火必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

置巨校于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寔上遣入內都知王仁

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

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已

下泊宰相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

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亦

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舍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甯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寔撓朕懷宋琪等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閣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寘于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通翊善戴元以輔導無狀皆請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耶並釋不問

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至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

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準益厚此
 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謬誤一至
 于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
 僖冊禮則緣或嬖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
 有之謬誤不獨
 此不可不辨

九月虞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有文行朝廷稱為長
 者然誥命應用傷于稽緩一夕頒詔書甚急丕停筆既
 久問索舊草吏以本典扃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
 取改易而進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諛
 丕不能平中書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多凌辱面折之
 乃表求外任閏九月甲戌丕罷知虢州
 上覽邕管雜記歎其風俗乖異乙未詔嶺南諸州民嫁
 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誠厲俾遵條例其
 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僧置妻孥等事深宜化導使之悛

革無或峻法以致煩擾

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召近臣觀之咸奏曰按瑞應圖
牡曰麒牝曰麟昔嵐州進麟也是乃麒也請宣示中外
上不許但合豢於苑中遂其飲齧之性且謂宰相曰時
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爲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

冬十月辛丑朔上錄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決事遂
至日盱近臣或諫以勞苦過甚上曰不然儻惠及無告
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
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畱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
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
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
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

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十一月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然其後亦頗有特追出者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開寶中賊攻繡州知州饒陽王恕死焉恕子濟時從行賊將并害之濟擁尸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活爲但恨力不足殺汝以報父讐耳賊感其言舍之濟遂拾父骨匿山谷間旣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其誠遺以束帛奏假驛置而歸

先是濟母終于岳陽權殯佛舍并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爲其尙少且俾就學于是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者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德彘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判沂州時年十九會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彘曰上天降災守土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虔禱而蝗自殪先是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爲遷延之役且契丹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爲然始有意